

LONGHUASI

高振农 著

龍華寺

趙棟初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SHANGHAI SHEHUI
KEXUEYUAN
CHUBANSHE



51

龙 华 寺

高振农 著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)

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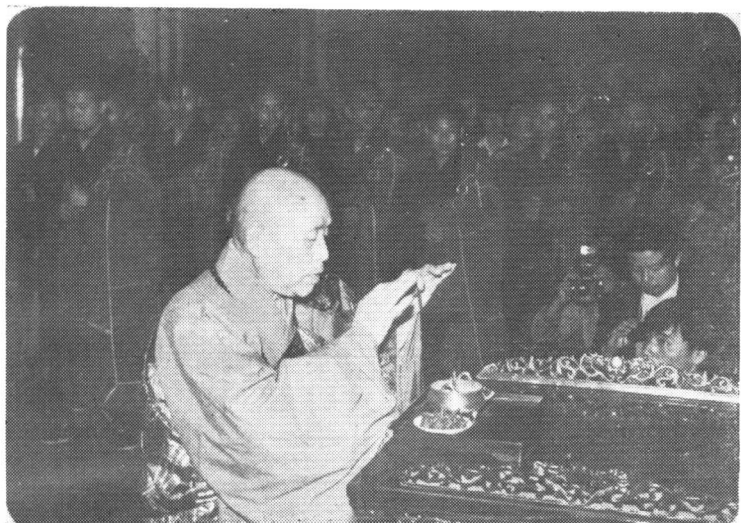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5 字数 50,000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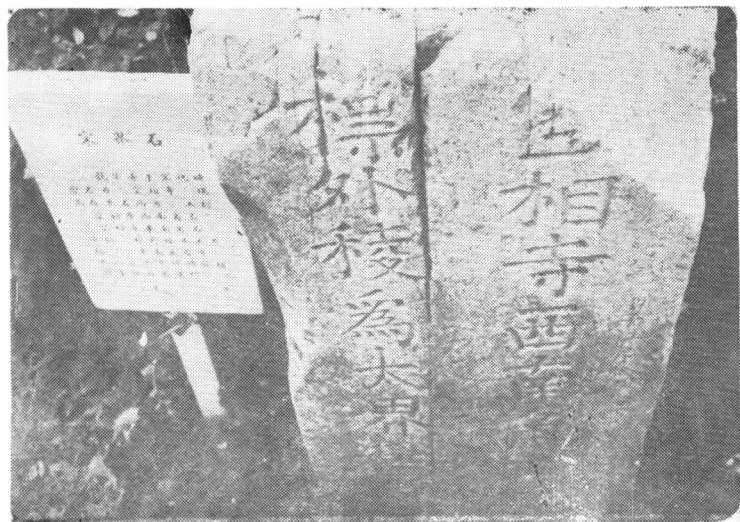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6,000 本

ISBN 7-80515-289-6/Z·1 定价：1.2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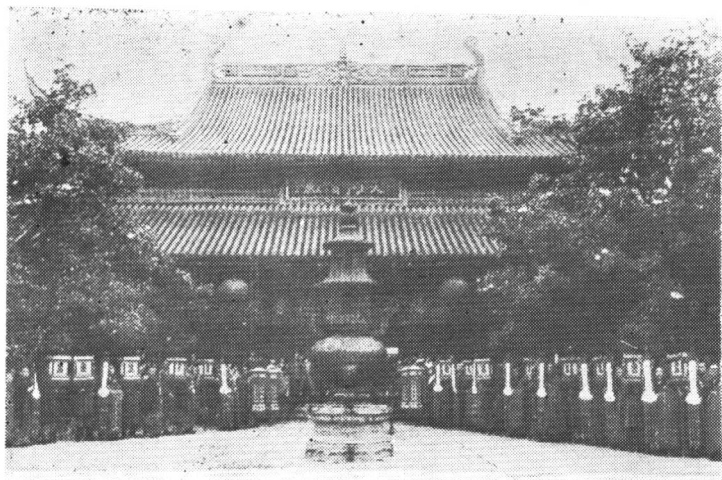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方丈明旻在法会上



宋空相寺界石



大 雄 宝 殿



龙 华 塔

序

龙华寺是上海地区的古刹，龙华塔是上海地区的古塔，相传均创建于三国吴赤乌(238—250)年间，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。其间屡经兴废。宋治平三年重修时曾赐额“空相寺”，明万历年间重修时又赐额“大兴国万寿慈华禅寺”。晚清再建，恢复“龙华寺”原称。建国前龙华寺已被败不堪。建国后，为保护祖国珍贵的佛教文物，上海市人民政府曾对龙华塔进行修理，使之重现宋塔原貌。继又对龙华寺大殿佛像整修一新，使之成为佛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和游览胜地。十年动乱期间，龙华寺又遭到严重破坏。1978年人民政府再次拨款进行修复。现在的龙华寺建筑群，基本上是晚清建筑，但仍保持了宋代的伽蓝七堂制。寺内还保存有许多佛教文物，如钟楼上悬挂的青龙铜钟，被称为“龙华晚钟”，曾是上海八景之一。牡丹园中的二块“空相寺”界石，是宋代的佛教文物。老山门前的石雕双狮，是明代的佛教文物。藏经楼收藏的清《龙藏》，也是目前国内少数保存完整的藏经之一。

但是，历代的佛教文献，对上海龙华寺塔的历史，很少有所涉及。即使是上海地区的地方志书，在谈到龙华寺塔时，也都语焉不详，十分简略。1962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印的《龙华志》，汇集了历代志书中有关龙华寺塔的资料，是目前存在的较为完整地反映龙华寺塔史料的一部著述，但仍然失之过略。因此可以说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能够全面论述上海龙华

寺塔历史和现状的著作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高振农同志编写的《龙华寺》一书，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。我以为这本书有它自己的特色，即既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，又可看作是一本通俗的导游读物。从其主要内容来说，首先，它对龙华寺塔的创建年代，从各方面作了考证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论证有据，分析合理。第二，它对龙华寺塔的历史演变作了介绍，保存了大量的碑刻传记资料，各代兴废，历历在目。第三，它对龙华寺的历代方丈和高僧作了记述，指明了他们在佛教事业上所作的贡献。第四，介绍了龙华寺塔的现状，使人们得以了解其宏伟规模、佛教文化事业及其在中外佛教交往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。正是由于本书具有上述的种种特色和內容，加上编写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取材比较谨严，说理比较清晰，文笔流畅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因此可以预料，它的出版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。

明 琦

一九八八年七月

前 言

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承担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“七五”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《上海宗教史》的编写任务。在编写过程中，对上海的宗教胜迹，诸如佛教的寺院，道教的宫观，基督教、天主教的教堂，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以及上海的宝塔等，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，并拟在此基础上分别撰写一些小册子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《龙华寺》，就是在编写《上海宗教史》过程中形成的中间研究成果之一。

龙华寺是上海的一座古刹，相传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。在历史上屡有兴废。这样一座古刹，至今尚没有一本较为全面介绍其历史和现状的书。为此，我们决定编写这本《龙华寺》，它既不是单纯的“寺志”，也不是单纯的导游书，而是为适应求知、旅游和佛教史学研究等多方面需要的一本通俗读物。其基本内容包括龙华寺塔的创建年代、龙华寺塔的历史演变、龙华寺历代的住持和高僧，今天的龙华寺等。

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，加上编写者水平有限，错误缺点在所难免，诚恳地希望读者多加指教。

作 者

一九八八年七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序 | (1) |
| 前 言 | (1) |
| 一、 龙华寺塔的创建年代 | (1) |
| (一) 龙华寺塔创建年代的传说与历代文献记载 | (1) |
| (二) 三国时期吴地的佛教流传情况 | (6) |
| (三) 康僧会对吴地佛教的影响 | (8) |
| (四) 关于龙华寺塔创建年代的几点看法 | (11) |
| 二、 龙华寺塔的历史演变 | (16) |
| (一) 明代以前的龙华寺塔 | (16) |
| (二) 明代的龙华寺塔 | (17) |
| (三) 清代的龙华寺塔 | (26) |
| (四) 民国年间的龙华寺塔 | (30) |
| (五) 建国以来的龙华寺塔 | (31) |
| 三、 龙华寺历代的住持和高僧 | (33) |
| (一) 明代以前的住持和高僧 | (33) |
| (二) 明代的住持和高僧 | (34) |
| (三) 清代的住持和高僧 | (36) |
| (四) 民国年间的住持和高僧 | (43) |
| (五) 建国以来的住持和高僧 | (45) |
| 四、 今天的龙华寺 | (50) |
| (一) 龙华寺塔的建筑及造像艺术 | (50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(二) 龙华寺的佛教文物····· | (58) |
| (三) 龙华寺同港澳台同胞和国外侨胞佛教界的联系和 交往····· | (61) |
| (四) 龙华寺的对外友好活动····· | (63) |
| (五) 龙华寺农禅并重的丛林风规····· | (65) |
| (六) 龙华寺的管理制度和僧伽培训班····· | (66) |
| (七) 龙华公园与龙华庙会····· | (68) |
| 后记····· | (71) |

一、龙华寺塔的创建年代

(一) 龙华寺塔创建年代的传说与历代文献记载

位于上海市南部龙华镇的龙华寺和龙华塔，相传均始建于三国吴赤乌(238—250)年间。据说当时有康居国康僧会从交趾(今越南北部)来建业(今江苏南京)，路过龙华荡，即在那里建立茅茨(草屋)，设像行道。他的这种行迹，初不为人们所理解，于是有人报告了吴主孙权，孙权即命召见。康僧会向孙权宣扬佛法，并通过烧香祈祷，得到佛舍利，孙权即命人造十三座佛塔，龙华塔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些传说，在清光绪二十年(1894)龙华寺住持所作的《龙华寺舍利塔记》中，有所记述：“时闻康僧会道德高重，路过龙华荡，神龙让宅，结茅修行。王诏僧见，劝奉佛法。王曰：‘佛生西国，入灭久远，无可取信。’僧乃进曰：有‘佛骨舍利，神耀无方，求之可得。’王曰：‘舍利可得，当为塔之。’僧即请期封室，以瓶加几，洗心哀求，哭出血泪，经三七日，见瓶中出五色光，王大欢喜，自手执瓶，泻出其一，当即化二，凡得十三颗，于光明中现大莲花，照耀宫殿。王敕建塔十三，龙华其一也。”这是说，康僧会曾在龙华荡结茅修行，而龙华塔则是孙权所建十三座佛塔中的一座。这一传说始于何时，已无从可考。在佛教史籍中，并没有关于龙华寺塔创建年代明确的记载。在现存的《高僧传·康僧会传》中，只是说到康僧会

“以吴赤乌十年，初达建业，营立茅茨，设像行道”。至于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茅茨，则不甚了了。关于建塔，也只是说孙权因康僧会烧香礼拜，以种种手段求得佛舍利后，孙权才为之建佛塔。至于是否在龙华荡为康僧会建佛塔，在《康僧会传》中，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。但是，在宋元以来的地方志书中，却有于龙华寺塔创建年代的记载。不过，其中说法有详有略，有异有同。兹将各地方志书中有关龙华寺塔创建年代的说法，按历史顺序择要摘录如下：

1. 宋绍熙《云间志》及元至元《嘉禾志》载：“空相寺，张仁泰请于钱忠懿王始建，治平元年改今额。”

2. 明嘉靖及万历《上海县志》载：“龙华教寺，相传吴越忠懿王尝夜泊浦上，风雨骤至，草莽间神光烛天，钟梵隐然。询其地，古龙华寺基也，遂命大盈庄务将张仁泰重建。”

3. 清康熙及乾隆《上海县志》载：“龙华教寺，相传寺塔为赤乌年建，殿宇创于唐垂拱三年，废于黄巢时，镇将张郁之后。吴越忠懿王尝夜泊浦上，风雨骤至，草莽间神光烛天，钟梵隐然。询其地，古龙华寺基也，遂命大盈庄务将张仁泰重建。”

4. 清嘉庆及同治《上海县志》载：“龙华教寺，相传寺塔建于赤乌十年，唐嗣圣四年（即垂拱三年）创殿，后废。吴越忠懿王夜泊浦上，风雨骤至，草莽间神光烛天，钟梵隐然。询其地，古龙华寺基也，遂命大盈庄务将张仁泰重建。”

5. 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上海张宸（青瑯）所辑《龙华志》（八卷）序云：“大兴国慈华禅寺建自赤乌，初名龙华，后改名空相。明万历年间，肃皇太后尊崇梵教，帝梦龙首簪化，遂以慈华赐额。”在卷二《建置志》记“龙华寺”时称：“中国东京之立十二寺，自汉永平迎叶摩腾、竺法兰昉也。江南之建三大梵刹、十三窠堵波，自吴赤乌康僧会昉也。本寺创自会师，历名教寺，盖易以禅者，在

宋神宗显皇帝时，固知冥运之开，良有绪矣。按知太史院事叶清臣记略云：后汉吴赤乌五年，有神僧自康居国来，卓锡于此，吴主权命致佛牙舍利，为建塔寺，赐额龙华寺以居，谓之龙华会，震旦国中佛塔之权舆也。历考建设所由，塔成于赤乌十年，唐天后垂拱三年建园通宝殿，迨僖宗乾符中黄巢乱，镇将张郁肆掠海上，寺遭中毁，鞠为茂草，惟伽蓝广泽龙王数椽得与塔并峙。宋太平兴国三年，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，风雨骤至，草莽间祥光烛天，钟梵隐然。询其地，古龙华寺墓也。遂命大盈庄务将张仁泰赏金重建，咸平二年赐金建前殿廊庑二百间。治平三年赐额空相寺，发帑重建大佛殿并新宝塔，又建白莲禅院于西北隅。……”在记“舍利宝塔”时又称：“宝塔据寺之丙位，吴大帝赤乌十年，康僧会禅师祈请得五色舍利子，吴主权以为希世之瑞，施建塔钱二万缗，乃分舍利子一，即命建塔以表，为镇龙华寺。黄巢乱毁。宋太平兴国三年，吴越忠懿王重建。”而在卷四《僧宝志》中记“吴建刹开山康僧会禅师”时则称：“师姓康，法讳僧会，康居国大丞相长子也，师年十余岁，二亲亡，服闋出家，励行甚峻。笃志好学，三藏六经，天文图纬，多所综涉。辨于枢要，颇属文翰。神仪刚正，游化为任。于时三国鼎峙，名擅威衡，佛法北通，未达南国。师欲道被未闻，开教江表，乃杖锡东游，乞食于由拳吴娄间。过龙华荡，见水天一色，藻荇交横。指曰：此地尘鞅不到，愿来兴福，鸠工车庀，果得神龙窟宅，遂定基兴建梵刹。四年达建康营，立茅茨，设像行道。”（转引自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《上海史料丛编·龙华志》1962年版）

由于以上各种志书关于龙华寺塔创建年代的记载，有详略之不同，而且愈后出的志书，记载愈详细、具体，因此后人对此有种种不同的看法，这里仅举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看法。

1. 1936年出版的《上海研究资料》，在“宗教”栏内“龙华讲话”部分称：“古龙华塔，相传在二四七年（吴赤乌十年）由三国吴主孙权所造的。当时因为西竺康居国的会和尚请得了五色舍利，孙权命人造了十三座塔，龙华塔就是十三座中的一座。”但对龙华塔的创建年代，则认为“各种志书上记载龙华寺的话”，只是“一种‘累层倒砌事实’的传说公例的现象”。它指出：“《云间志》说寺始建于吴越钱忠懿王，到嘉靖《志》加上一段神话，并说明是重建；到康熙《志》说是吴赤乌时建的；到嘉庆《志》又肯定了是赤乌十年。它们所昭示于我们的现象，是书愈出得迟，讲寺的始建年代愈早，经过的状况愈详细，愈敲得稳。这正同中国的古史及传说一样，累积着倒砌上去，愈说愈圆的。处理这样的史料，应该用抽丝剥茧的方法，握住它的核心。但是这里又有一种不同的情形，就是有一个证据，使我们相信龙华寺是唐垂拱三年始建，后废，吴越王重建，而不是吴越王始建的。”这里明显地指出，龙华塔的创建年代要比龙华寺早，塔是吴赤乌十年（247）孙权创建，而寺则是唐垂拱三年（687）始建。

2. 1937年出版的《上海研究资料续编》，说法又有些变化。它在“上海佛教史话”部分提到：“龙华塔为孙权所创建，不过传说如此，并无确实的证据。据可靠的考据，龙华塔的建筑或比龙华寺为早，龙华寺则系五代时吴越忠懿王所创建，最说早些，也不过是唐代所创建而为忠懿王所重修。”这里对龙华塔是孙权所建持怀疑态度，认为没有确实的根据，但却肯定了塔的建筑要比龙华寺为早。同时对龙华寺为唐代所建也说得不够肯定。

3. 1945年出版的《上海市地理及社会概况》一书，则基本上相信龙华寺与龙华塔都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十年的传说。其中说：“龙华寺在城西十八里之龙华镇，寺前有塔，相传并建于吴赤乌十年，历唐至清，迭经修葺添造。”

4. 1940年出版的《上海市年鉴》，在“宗教”栏内的“佛教部分”称：“上海境内之龙华寺及塔，古老相传，为赤乌时孙权为康僧会而建。”但又提出：“所谓龙华寺及塔为赤乌时建，不过相传如是，亦无确据，殊难取信于人。”龙华塔和龙华寺究竟于何时所创建？它认为：“建塔系一事，建寺又系一事，塔与寺未必同时所建”。“简陋之龙华塔在三国时已有”，而龙华寺的“殿宇”则“创建于垂拱三年”。这里虽对龙华寺及塔为赤乌时所建的传说抱怀疑态度，但又确认塔的创建年代要比龙华寺早，简陋的龙华塔为三国时创建，而龙华寺的殿宇则为唐垂拱三年所创始。

5. 1948年出版的《上海市大观》，在谈到龙华寺时称：龙华塔“在旧城西十八里的龙华镇……吴地梵刹，此为最古，始于吴赤乌十年。”完全肯定了龙华寺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十年的传说。

6. 1951年上海《大公报》出版的《新上海便览》一书，也认为“龙华塔相传是三国时代吴国赤乌年间创建的，唐末被毁”。而龙华寺则“相传建于唐代，以后屡修屡废”。同样肯定龙华塔的创建年代要比龙华寺为早。

7. 1956年出版的汤义方编《龙华寺略志》，说法与前面的几种都有不同。认为龙华寺“建于三国时吴大帝赤乌五年。初，康僧会律师卓锡于此，吴主权命致佛骨舍利，为建塔寺，赐额龙华，盖取龙华会之意。”“迨唐僖宗乾符年间，寺被中毁；至五代时，吴越忠懿王钱俶重建”。“塔成于赤乌十年，凡七级，登览之顷，心旷神怡，远吞山光，平挹江瀨，帆樯烟树，历历在目，凭栏遥瞩，诚为壮观。”肯定龙华寺的创建年代要比龙华塔早，寺建于赤乌五年，塔成于赤乌十年。

8. 1982年出版的《上海地方史资料》(一)，其中“上海的宝塔”一文提到：“创建最早的要算龙华塔。据文献记载，系公元二四七年，即三国时吴赤乌十年由吴主孙权所造，又名报恩塔。到

了公元八七五年(唐乾符二年),黄巢起义,将塔烧毁,直到九七七年(宋太平兴国二年)重建。”这里也肯定龙华塔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十年,而将重建的年代说为宋太平兴国二年。

9. 1987年2月15日《新民晚报》载吴联庆撰《金铃塔,塔金铃,上海宝塔有几尊》一文说:“龙华塔传说是三国吴赤乌年间始建”,“砖身和基础部分均系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建造时的原物。”这里似乎是说,龙华塔传说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,而塔身和基础部分则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所建造。

以上种种不同的说法,归纳起来,不外乎这样四种:一是龙华寺为三国吴赤乌五年(242)所创,龙华塔为赤乌十年(247)始建;二是龙华寺与龙华塔同为赤乌十年创建;三是龙华塔创建于赤乌十年,龙华寺则于唐垂拱三年创殿;四是龙华塔为三国吴主孙权所创,不过传说如此,并无确实证据,而龙华寺则是五代时吴越忠懿王创建。这四种说法,究竟哪一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,必须从多方面作些分析研究。

(二)三国时期吴地的佛教流传情况

由于古来传说龙华寺塔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,因此,必须对三国时期吴地的佛教流传情况,作一些必要的考察。

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,三国时期吴地的佛教,当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。早在东汉末年,关中、洛阳一带的佛教徒,就因为逃避战乱而纷纷随着其他居民一起来到吴地。他们到了吴地,就开始传播佛教。如《高僧传·安世高传》说:“高游化中国,宣经事毕,值灵帝之末,关洛扰乱,乃振锡江南……。”在传中还说到安世高曾到过庐山、广州、会稽(今绍兴)等地,进行传教。安世高是安息国人,他在汉桓帝建和二年(148)来洛阳

译经，先后译出《安般守意经》、《阴持入经》、《人本欲生经》、《六十二门经》、《小十二门经》、《道地经》等三十四部四十卷（据《出三藏记集·安世高传》）。他到了吴地以后，肯定要继续宣扬他所传的佛教。据说会稽的陈慧，就是在安世高到了吴地以后才随他学习，以后即传承其学。直到后来康僧会到了吴地，还向陈慧问学过。安世高晚年住会稽，在市上被斗殴者误中身死。又如《高僧传·康僧会传》也提到，支谦曾在汉献帝末年，与乡人数十名避乱到吴地。后吴主“孙权闻其才慧，召见悦之，拜为博士，使辅导东宫”，甚加宠信。支谦一名越，字恭明，是大月氏后裔。他从小学习中国书典，并学胡书，备通六国语言。后来从支娄迦讫的弟子支亮（字纪明）学习佛教，博览经典，并练习一切世间艺术。据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记载，他从黄武元年（222）到建兴（253—254）年间，共译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，其中主要有《维摩诘经》、《大明度无极经》、《首楞严经》、《慧印三昧经》、《老女人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瑞应本起经》等。同时还根据《无量寿经》、《本起经》制作《赞菩萨连句》、《梵呗》三契。支谦的这些译著，曾对吴地社会发生过一定影响。黄武三年（234），又有印度僧人维祇难和竺律炎赍《昙钵偈经》（即《法句经》）胡本至武昌译出，此经后来由支谦重新校译。这些情况都说明，在康僧会以前，吴地佛教的流传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。但是，这时候的佛教，流传并不是很广的。因为，支谦等虽在吴地译出了不少经典，但他是个居士，而维祇难等人又不通汉语，看来他们都不很重视到民间传教，所以在社会上，佛教的影响并不很广。《高僧传·康僧会传》说：“吴地初染大法，风化未全”，“佛教未行”等，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。后来康僧会从交趾来到建业，从事译经传教，特别重视对一般民众的传教，所谓建立茅茨，设像行道，对吴地佛教的流传影响很大。经过康僧会的努力，

吴地建立起了一批以建初寺为首的佛寺，而佛塔据说有十三座之多。这些佛塔和佛寺分布的具体地点和当时的状况，由于缺乏文献记载，已很难得知其详。但据《三国志·吴书孙琳传》记载，孙琳在吴太平三年(258)十月废吴主孙亮为会稽王，立琅邪王孙休为吴主，控制吴国朝政大权。“琳意弥溢，侮慢民神，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，又坏浮屠祠，斩道人”。这里所说的浮屠祠，当即是佛寺。在《高僧传·康僧会传》中，也提到孙皓在即位后，曾“弃淫祠，乃及佛寺并欲毁坏”。还派人到建初寺与康僧会进行辩论，并召康僧会进宫当面结问等。由于康僧会针对孙皓提出的问题大力宣传佛教教义，才使佛寺免于被毁。这说明当时吴地的佛寺已有了相当的数量，佛教在吴地的传播已有了较好的基础。而龙华寺塔在这一时期创建，已完全有了可能。正是基于这种情况，所以历代相传龙华寺塔创始于三国吴赤乌年间。

(三)康僧会对吴地佛教的影响

康僧会是在吴地传播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。由于他到了建业以后，除译经之外，特别重视对一般民众的传教，因此吴地的佛教，很快得到了发展。关于康僧会的生平事迹，《高僧传》和《出三藏记集》等的《康僧会传》中均有比较详尽的记载。《高僧传·康僧会传》说：“康僧会，其先康居人。世居天竺，其父母商贾移于交趾。会年十余岁，二亲并亡，以至性奉孝，服毕出家，励行甚峻。为人弘雅有识量，笃志好学，明解三藏，博览六经，天文图纬，多所综涉，辩于枢机，颇属文翰。”这说明康僧会出家后，曾广读佛经，并博览中国儒家经典和方技图书，能文善辩，通内外学。后来，他又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、颍川皮业、会稽陈慧受学佛法。据他所著《安般守意经序》说：“余